

# “乡恋”中 写出别样“乡愁”

□王美春

近日,读中国作协会员何真宗的首首“乡愁”诗,我觉得有话可说。

何真宗的“乡愁”诗,是其强烈真情的自然流露。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在《(抒情诗歌谣集)序言及附录》中有一句话说得好:“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。”何真宗的乡愁诗,虽非首首珠玑,但有些诗确乎达到了华兹华斯所言的境界。正是怀着对家乡真挚而强烈的爱,何真宗在诗中真切而又自然地抒发了其恋乡、思乡之情。这是他的一些乡愁诗成为“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”好诗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何真宗的乡愁诗,也是其独特感受的真切书写。诗人以自己的乡恋,以对家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物一人等自然景象、社会生活独有的感受,写出了别样的乡愁。《温暖的教贤街》《万州记忆,一首未完成的诗》等诗莫不如此。其乡愁诗,具有诗人鲜明的情感印记,专利属于何真宗。其个性之中又具有共性,折射出时代的变迁、社会发展的光彩,也抒发了思乡者共同的情感,自然能打动读者,尤其是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游子的心灵。

何真宗的乡愁诗,还是诗人诗才的展现、诗意的呈现。诗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真善美,并能“用他的才能将现实中的一些资料转化成诗”(著名学者郑敏论诗之语),而且,善于意象经营,让独创性的意象成为“诗的组成部分”。因而,其乡愁诗是诗意的呈现,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。比如:“茨竹,一个乡村的名字/响亮地站在高山上聆听流水/流水冲走沧桑/抚摸清风/清风更像一张创可贴/治愈伤口生活的痛”(《茨竹,是一张创可贴》),这节诗中的意象具有新颖性,尤其是比喻式的意象“清风更像一张创可贴/治愈伤口生活的痛”,以“创可贴”疗治“乡愁”之伤口,生活之疼痛,具有独创性,这在其他诗人所写乡愁之作中似乎未曾见到。像如此具有独创性的意象在何真宗的乡愁诗中并不鲜见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何真宗的乡愁诗,有些并非全写乡愁,而是重在写乡恋,即思恋家乡之情,因而,其中含有喜悦之情,像《云上恒合,喜悦接踵而来》《太安镇,揭开春天的惊喜》等诗便是这方面的佳作。或者将乡恋与乡愁糅合在一起,如“弹子,弹子/我与你素不相识/却有一段,可以拧得出水的影子/把一切的忧伤和喜悦/都装下了……”(《弹子镇,故乡的影子》),借咏“故乡的影子”的“弹子镇”,写诗人的乡恋和乡愁,忧伤与喜悦交织在一起,将其真情、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一言以蔽之,何真宗的乡愁诗,是诗人强烈真情的自然流露,是其独特感受的真切书写,也是诗人诗才的展现、诗意的呈现,在乡恋之中写出别样的乡愁,折射出时代的变迁、社会发展的光彩,给有相同境遇者以共鸣,给读者以艺术美的享受。

“书似青山常乱叠,灯如红豆最相思”,这副对联蕴藉隽永、散朗秀逸,是许多读书人书斋联语的上选,林散之曾写过,伍瘦梅亦写过。但关于这副对联的出处,说者不一,或说出自陆游,或说出自纪昀。然而,翻开陆游与纪昀的集子,实在找不到相关的记载。

据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记载,“葛秋生姑丈庆斋曾中悬一联云:‘书似青山常乱叠,灯如红豆最相思。’语极清新。青山句秋生自拟,红豆句则许滇生侍讲所对也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

版,第80页),或许乃普之侄玄孙高阳(许晏骅)认同其说(李嘉《一幅楹联两首诗:历史小说作家高阳初访日本》,见《联合文学》1987年第3卷第7期,第208页)。但刘声木对此不以为然,“实则皆系尚书所作,□□□但改二字耳。尚书原句云:‘书似乱山随意叠,灯如红豆最相思。’见尚书自撰诗集中”(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265页)。所缺之字为葛庆曾的字或号,盖以失记而暂缺了。

但许乃普的《堪喜斋集》已不可见,无以核实,即便有之,似也不如“书似青山常

乱叠”感人至深,因为“‘乱’反而显得风雅些,这就可以解嘲了”(曹聚仁《书林三话》,三联书店2010年版,第7页),故黄遵宪《己亥续怀人诗》中的“四壁青山乱叠书”一句脱意于此,而程千帆新诗《斗室》有云“桌上,书似青山常乱叠”,更直接借用之。

至于“灯如红豆最相思”,胡曦在《湛此心斋诗话》中指出,“朱竹垞有句云‘秋风红豆最相思’,许滇生乃普亦有此句,仅易上二字为‘灯如红豆最相思’,便觉有十分神味”(香港图鸿印刷公司1960年版,第48页)。

##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四一



### 新书快读

#### 启蒙与书籍

[美]理查德·B.谢尔著 启蒙编译所译 商务印书馆

以115位苏格兰作家以及他们的360部主要作品的故事,阐释了书籍出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作用。本书不仅展现了书籍出版翔实的细节,并且多层次鲜活地描述了作者、书籍、出版商、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运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。

#### 纳粹与书

[瑞典]安德斯·莱德爾著 朱慧颖译 商务印书馆

在纳粹党执政的十余年间,为了从思想上战胜并毁灭“帝国敌人”,建构德意志帝国的正当性与不败神话,一场组织缜密的偷书计划席卷了全欧洲——从大西洋岸到黑海边,自阿姆斯特丹、巴黎、罗马、塞萨洛尼基到维尔纽斯,所有文化、出版重镇被洗劫一空。半个世纪后,记者、非虚构作家安德斯·莱德爾穿行欧洲大陆,追踪这段鲜为人知的文化掠夺与歼灭行动,结合回归行动者的证词与历史文献,尝试为我们揭露“二

战”中这桩悬而未决的罪行,还原那些被抹去、被窃取、被湮没和被篡改的历史记忆。

#### 金克木编年录

黄德海著 作家出版社

本书以时日有序,理出金克木一生线索,取其本人文字,佐以考证、参校所得,而撰成此自述为主、稽核为辅的独特编年录。金克木的人生经历、交友游历、冥想顿悟、独对宇宙……面面俱到,但重点关涉其自学而成的方法,读书、读人、读物的思想,使得本书另具成长小说与思想点化的神采。

#### 荣禄与晚清政局

马忠文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,到1904年立宪呼声高涨,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。这个时期深受慈禧宠信的满洲权贵荣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。书中研究和剖析这个时期荣禄的复杂表现,对了解清末政治的变迁和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

### 灯下读钱

## 《顾廷龙日记》中的钱锺书(六)

□钱之俊

钱锺书在上海的“孤岛”时期,日子不好过,做过“家庭教师”,收了几个拜门学生,以聊补生活之缺。杨绛说:“锺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,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。”(《我们仨》)道出了当时生活的辛酸。

现在我们知道的拜门学生有周节之、何灵琰、方资敏等几位。钱锺书与周节之交往最久,比较喜欢这个学生。周节之家境富裕,给钱锺书的报酬也是随着物价上涨。这个拜门学生当时经常请老师代为买书,自己却不读,专供老师借阅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钱锺书同样能买到读到很多他想要读的书,这对他来说是再快意不过的事了。他高兴地在买来的书上一一写上“借痴斋藏书”,盖上“借痴斋”印章。“文革”期间,书籍流散,曾有人就买到“借痴斋”的书,还寄还给了钱锺书。1948年,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《谈艺录》,《序》里提及这位学生:“乃得李文拔可、徐文森玉、李先生玄伯、徐君调孚、陈君麟圃、李君健吾、徐君承谟、顾君起潜、郑君朝宗、周君节之,或录文相邮,或发篋而授。皆指馈贫之困,不索借书之瓶。并书以志仁人嘉惠云尔。”这是很荣耀的事了。这本书是在1939年到1942年间写的,《序》也是在1942年写的,那时周节之正是他的补习学生。1945年3月,钱锺书夫妇同游杭州,由周节之陪同兼做导游。1949年后,他们仍然保持联系。《槐聚诗存》收1952年作《生日》诗,脚注云:“与家人及周生节之共饮市楼。”周生与钱氏家人一起庆贺生日,直如家人矣。1953年或1954年,周节之陪母亲到北京游玩,还特地看望了钱锺书一家。

晚年杨绛在《走到人生边上》一书中,曾提到一名有钱的、迷信算命的拜门学生,应该就是周节之。她说,钱锺书沦陷上海的时候,有个拜门学生最迷信算命。“这位拜门弟子家资巨万,早年丧父,寡母善理财,也信命。她算定家产要荡尽,儿子赖贵人扶助,贵人就是钱先生。所以她郑重把儿子托付给先生。她儿子相貌俊秀,在有名的教会大学上学。”(《杨绛全集》第4卷)据杨绛说,当时很多漂亮小姐看上他,他都不中意,因为他迷信命。这个学生倒是看上了她的妹妹杨必。因他属鼠,鼠是“子”,“子”是水之源;杨必大他两岁,属狗,狗是戌,戌是火土,可以治水。但杨必断然拒绝。